自旋转向相变中的条纹磁畴研究*

吴 义 政[†]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物理系 美国)

摘 要 用光激发电子显微镜研究了 Fe/Ni 铁磁膜和 Co/Cu/Fe/Ni 磁耦合膜中的条纹磁畴. 实验发现 :在 Fe/Ni 体系中 ,条纹磁畴宽度随着铁层厚度趋近于自旋转向相变点呈指数下降 ;在 Co/Cu/Fe/Ni 体系中 ,Fe/Ni 层中的条 纹磁畴会沿着钴层磁矩的方向排列 ,其磁畴宽度会随着 Co – Fe/Ni 间的层间耦合强度呈指数下降. 理论上推导出 条纹磁畴随着磁各向异性能和层间耦合强度变化的统一公式 ,而实验结果与理论符合得非常好. 关键词 光激发电子显微镜 ,条纹磁畴 ,自旋转向相变 ,层间耦合

Magnetic stripe domains in coupled magnetic sandwiches

WU Yi-Zheng[†]

(Department of Physics ,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 Berkeley , CA , 94720 , USA)

Abstract Magnetic stripe domains in the spin reorientation transition region are investigated in (Fe/Ni)/ Cu(001) and Co/Cu/(Fe/Ni)/Cu(001) using photoemission electron microscopy. For the former, the stripe domain width decreases exponentially as the Fe/Ni film approaches the transition point. For the latter, the Fe/ Ni stripe orientation is aligned with the Co in-plane magnetization and the domain width decreases exponentially with increasing of the interlayer coupling between the Fe/Ni and Co films. By considering magnetic stripes within an in-plane magnetic field, we reveal a universal dependence of the stripe domain width on the magnetic anisotropy and on the interlayer coupling.

Key words Photoemission electron microscopy, Magnetic stripe domain, Spin reorientation transition, Interlayer coupling

二维系统中的磁长程有序一直是超薄膜磁性研究中未解决的基本问题之一. 二维磁性系统通常由 二 维 海 森 伯 模 型 来 描 述 ,其 哈 密 顿 量 为 $H = -J\sum_{i,j} S_i \cdot S_j$,其中 S_i 和 S_j 为近邻自旋 ,J为近邻 自旋交换相互作用能. 理论研究表明在任何有限温 度下二维海森伯模型都不能给出磁长程有序. 这似 乎与二维磁性薄膜中存在磁长程有序这一事实相违 背. 这一矛盾通常是由在二维海森伯模型中引入磁 各向异性能来解决的^[1,2]. 我们知道,磁性体系总是 存在一定的磁各向异性,如果只考虑最简单的单轴 各向 异 性,哈 密 顿 量 为 $H = -J\sum_{i,j} S_i \cdot S_j - K\sum_i (S_i^z)^2$,其中 S_i^z 表示自旋在 z方向的分量 ,K 为 磁各向异性能.显然 K的引入使得自旋在不同方向 上具有不同的能量,从而打破了海森伯模型中的各 向同性对称性.进一步的理论研究表明,磁各向异性 能的引入可以使得二维磁性体系在有限温度下存在 磁长程有序.因此在实验中对 *K* 趋近于零时的磁性 薄膜的研究将对深入理解二维磁长程有序具有重要 的意义,而这种研究是通过研究磁性超薄膜中的自 旋转向相变而实现的.

众所周知,铁磁薄膜中的磁各向异性能是由磁 晶各向异性能和形状各向异性能组成. 总的磁各向 异性能可以表示为 $K = \frac{K_s}{d} + K_v - 2\pi M^2$,其中 K_s 为 界面各向异性能, K_v 为体各向异性能,第三项为退

^{* 2004-11-04} 收到

[†] Email yzwu@lbl.gov

磁能 d 为薄膜厚度. 显然退磁能的作用是迫使磁矩 平行于薄膜表面,如图 1(a)所示.在某些超薄膜体 系中,界面各向异性可以使得磁矩垂直于膜面 $[K_s > 0, 图1(b)], 例如在Fe/Cu(001)^{3}$ 和 Fe/Ag(001)⁴¹中.显然,在这一类体系中,随着薄 膜厚度的增加 总的磁各向异性能会逐渐从正值转 为负值 从而在某一临界厚度下发生磁矩方向从垂 直于膜面向平行于膜面的转变,即发生所谓的自旋 转向相变(spin reorientation transition ,简称 SRT^[3,4]) .由于总的磁各向异性能在相变点接近于零 从而使 得体系接近于理论的二维海森伯模型体系.理论研 究表明[56] 在这种自旋转向相变过程中,短程磁交 换相互作用和长程磁偶极相互作用的竞争会使整个 体系形成一种新的结构,即具有长程周期排列的条 纹磁畴结构[图1(c)]. 后来在实验中,人们果然发 现 在 Fe/Cu(001)体系^[78]中确实存在这样的条纹 磁畴结构. 这一发现使得在自旋转向相变中条纹磁 畴结构的研究成为二维磁有序研究中的热点.



图 1 三种磁畴的示意图 (a)磁矩平行于膜面(b)磁矩垂直 膜面(c)条纹磁畴

为了进一步理解条纹磁畴结构的物理机制 ,我 们需要了解条纹磁畴在磁场下的变化. 目前 高分辨 电子显微镜是用来研究磁性超薄膜中条纹磁畴结构 的最好手段.但是由于电子在外磁场下会发生偏转, 从而影响显微镜的成像过程,因此目前还很难利用 电子显微镜来直接研究外磁场下磁畴的变化.为了 克服这个困难 我们研究了磁耦合多层膜中的条纹 磁畴^[9,10,11]. 其原理如下:在铁磁/非磁/铁磁三层膜 结构中,两个铁磁层间会存在磁层间耦合,其耦合 能为 $E = -J_{int}M_1 \cdot M_2$,其中 M_1 和 M_2 是两层铁磁 层中的磁矩矢量, Jim 是层间耦合能,其大小和符号 会随着中间非磁层厚度而变化. 如果一个铁磁层中 的磁矩(M₁)保持固定,那么它与另一个铁磁层中的 磁矩(M₂)的耦合就等价于在M₂上附加一个等效 "磁场" $H = J_{int}M_1$.由于这种等效磁场只是虚拟磁 场 电子显微镜的成像将不会受到影响. 同时这个 等效磁场的大小和符号可以通过调节中间非磁层的 厚度来调节 因此条纹磁畴随非磁层厚度的变化就 等效于磁畴在不同磁场强度下的变化. 本文将介绍 我们最近在这一方向的工作^[12].我们研究了 Co/

Cu/Fe/Ni 体系中 Fe/Ni 条纹磁畴随着 Co 层和 Fe/ Ni 层间的层间耦合的变化 ,并找出了条纹磁畴随着 磁各向异性和层间耦合的变化规律.

利用超高真空分子束外延技术,我们在 Cu (100)单晶衬底上外延生长了 Fe/Ni 双层膜和 Co/ Cu/Fe/Ni 多层膜,然后用美国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 验室(Lawrence Berkeley National Lab,简称 LBNL) 的先进光源(advance light source,简称 ALS)中的光 激发电子显微镜(photoemission electron microscopy, 简称 PEEM)测量了不同铁磁层中的磁畴.有关这一 系统的介绍可参阅文献[13].PEEM 的测量是利用 了 X 射线磁圆二色性效应^{[14} (X-ray magnetic circular dichroism,简称 XMCD),因此我们可以独立地测 量每一个铁磁层的磁畴.由于 Fe 层和 Ni 层直接相 连,实验中我们发现两者的磁畴完全相同,因此后 面报告中我们将不同时显示 Fe 层和 Ni 层的磁畴.

Allenspach 等^[7]首先报道了 Fe/Cu(001)体系 中条形磁畴的存在. 但是在 Fe/Cu(001)体系中,当 厚度大约为4个原子单层(monolaver,简称 ML)时, Fe 层会发生从铁磁性向反铁磁性的结构相变^[15]. 由于这个厚度和自旋转向相变厚度很接近,使得条 纹磁畴的实验分析变得非常复杂. 在我们研究的 Fe/Ni(5ML)双层膜中 5ML Ni 的面内磁各向异性 降低了自旋转向相变的 Fe 层厚度 从而避免了结构 相变对条纹磁畴的影响. 图 2(a)显示了在自旋转 向相变点附近 Fe/Ni(5ML)/Cu(001)体系中磁畴随 Fe 层厚度的变化. 当 Fe 层厚度小于 2.7 ML 时 磁矩 垂直于膜面,并形成磁矩上下周期性变化的条纹排 列 其条纹周期随着 Fe 层厚度的增加(也就是磁各 向异性的降低)而急剧下降.当 Fe 层厚度大于 2.7ML时,磁畴形状变得不规则,这时磁矩平行于 膜面. 通过计算单位长度上的磁畴密度, 可以得到条 纹磁畴宽度随着 Fe 层厚度的增加而呈指数下降的 关系[图2(c)].

随后我们对 Co(10ML)/Cu/Fe/Ni(5ML)/Cu (001)进行了研究,其中 Cu 层和 Fe 层长成互相垂直 的楔形 如图 3(a)所示.因此我们可以在同一块样品 中通过系统地改变 Cu 层厚度而改变 Co 层和 Fe/Ni 层之间的磁性层间耦合强度.PEEM 可以分别测量在 同一位置的 Fe/Ni 层和 Co 层的磁畴,如图 3(b)所 示.由于较强的磁面内各向异性,Co 层磁矩躺于膜 面内.通过对不同磁畴进行强度分析,我们可以得到 每个 Co 磁畴中的磁矩方向,如图中箭头所示.我们 看到 Fe/Ni 层中存在条形磁畴,其条纹沿着 Co 层



图 2 (a)Fe/Ni(5ML)/Cu(001)体系中条纹磁畴随 Fe 层厚度 的变化(b)图(a)中白色方框的放大图(c)条纹磁畴宽度随着 Fe 层厚度的变化.其中实线是拟合曲线^[12]

中磁矩方向排列.这说明面内外磁场的作用是使条 纹磁畴沿着外场方向排列.在 Co 层磁畴中,还可以 看到微弱的条形.这是由于 Fe/Ni 层和 Co 层之间的 磁耦合使得 Co 层磁矩受到 Fe/Ni 条形磁畴的影响, 而朝膜面垂直方向微微倾斜.定量分析表明,这个倾 斜角小于 4°.



图 3 (a)实验中 Cq 10ML)/Cu/Fe/N(5ML)/Cu(001)体系的 样品结构 其中 Cu 层和 Fe 层长成互相垂直的楔形 (b)Co/Cu (6.6ML)/Fe(2.7ML)/Ni 多层膜体系中的同一位置 Co 层和 Fe 层的磁畴图像 图像大小为 15 μm ×15μm 其中白色箭头表示 Co 层磁畴中的磁矩方向,白色实线表示磁畴畴壁的位置.可以 看到,Fe 层中条纹磁畴沿着 Co 层磁矩的方向排列

经过脉冲外磁场磁化 ,Co 变成单畴态 ,而 Fe/Ni 中的条形磁畴保留下来 ,其条纹方向沿着 Co 的磁 矩方向 ,如图 4 所示. 这说明 Fe/Ni 中条纹磁畴状态 是最低能量状态. 当 Cu 层厚度为 $d_{Cu} = 6.57$ ML 时 , Fe/Ni 和 Co 间的层间耦合为零 ,因此条纹磁畴的宽 度应该随着 Fe 层厚度的增加而减小. 当 $d_{Cu} >$ 6.57ML 时 ,层间耦合是铁磁耦合 ,而当 $d_{Cu} < 6.$ 57ML 时 ,层间耦合变为反铁磁耦合. 从图 4 可以看 到 ,如果固定 Fe 层厚度 ,当 Cu 层厚度偏离零层间 耦合厚度增加或减小时,条纹磁畴的宽度都会减小, 说明层间耦合对 Fe/Ni 条纹磁畴的作用与降低磁各 向异性的作用相似. 同时我们可以看到,条纹磁畴 的变化并不依赖于层间耦合的符号,这是因为铁磁 或反铁磁耦合只是改变面内虚拟"磁场"的方向,而 面内磁场方向将不破坏条纹磁畴的上下对称性,因 此条纹磁畴不依赖于层间耦合的符号.



图 4 Co/Cu/Fe/NiCu(100)体系中 Fe 层条纹磁畴随着 Fe 层和 Cu 层厚度的变化关系(其中横向箭头表示磁各向异性随着 Fe 层厚度减小而增加,而纵向箭头表示层间耦合的变化,随着 Cu 层厚度的增加,层间耦合从反铁磁耦合转变为铁磁耦合^[12])

Yafet 和 Gyorg^[5]建立了条纹磁畴在零磁场下的 理论模型 并且给出了磁畴宽度和磁各向异性之间 的关系. 在他们的模型的基础上, 我们计算了二维体 系下条纹磁畴随着外磁场的变化.图 5(a)给出了我 们理论模型中磁畴截面的磁矩排列,其中 xy 平面 代表薄膜的表面 🛽 轴为膜面垂直方向 🖉 轴表示磁 畴条纹方向 箭头表示磁矩的方向 L 代表磁畴的宽 度 # 表示畴壁宽度 # 表示面内外场的方向. 在本 文实验体系中 H 的大小由层间耦合 J_{int} 决定($J_{int} =$ uH). 如我们的实验结果所示,外磁场和条纹方向一 致. Yafet 模型表明,在磁偶极作用下,条纹磁畴具有 Bloch 畴壁,也就是说,畴壁内的磁矩的面内分量沿 着条纹的方向而没有垂直于条纹的分量. 那么在面 内外磁场的作用下,显然面内分量沿外磁场方向时 具有最低能量 因此条纹磁畴应排列在外场的方向 上. 外场的另一个作用是使磁矩偏离 z 轴一个小的 角度 θ . 另外在畴壁 w 中,我们假设磁矩通过正旋 函数从自旋向上转为自旋向下(或相反). 整个体系 的能量将包括近邻磁矩间的交换相互作用能 J.磁 偶极长程相互作用能 Ω_{L} ,磁各向异性能 K_{a} 以及层 间耦合能 Jim. 通过计算总能量的极小值 ,我们可以 计算条纹磁畴宽度 L 随磁各向异性和外磁场的变 化. 计算表明 在 sin(θ) <1 和 $\omega/L <1$ 的条件下, 磁畴宽度 L 应由下面的简单公式表述:

$$L = \frac{5J\pi^2}{6\Omega_{\rm L}} \cdot \frac{\exp\left\{\sqrt{\frac{J\pi^4}{\Omega_{\rm L}^2}} \left[K_{\rm e} - \left(\frac{4}{\pi} + \frac{1}{2}\right)J_{\rm int}\right] + 1\right\}}{\sqrt{\frac{J\pi^4}{\Omega_{\rm L}^2}} \left[K_{\rm e} - \left(\frac{4}{\pi} + \frac{1}{2}\right)J_{\rm int}\right]} + 1$$

下面将对(1)式进行讨论,并且与我们的实验 结果进行比较. 当层间耦合 Jim 为零时 (1)式简化 $rac{5J\pi^2}{6\Omega_{
m L}} \cdot rac{\exp(\sqrt{J\pi^4K_{
m e}/\Omega_{
m L}^2}+1)}{\sqrt{J\pi^4K_{
m e}/\Omega_{
m L}^2}+1}$. 这与文献 5] 中的结果一致. 如果考虑到 $K_e \propto \delta d_{Fe}$ (δd_{Fe} 表示 Fe 层距 SRT 相变点的厚度差值) 利用简化公式 我们 可以很好地拟合实验结果,如图 2(c)所示.同时结 果还表明 在 SRT 相变点 冯磁各向异性能 $K_e = 0$ 时, 存在最小的条纹磁畴,其宽度为 $L_{min} = 2.27 J \pi^2 / \Omega_1$. 通过选择面心立方结构的 Fe^[16]和 Ni^[17]的理论参 数 我们可以得出理论上 Fe/Ni 双层膜中条纹磁畴 的最小值为 0.33 µm ,与我们的实验值(0.2-0.3 mm)很接近.从(1)式还可以看出,层间耦合实际上 起到降低磁各向异性的作用. 当 $J_{int} \ll K_e$ 时 (1)式 可进一步简化为

$$L \approx I(J_{int} = 0) \exp[-0.89 \sqrt{J \pi^4} / (\Omega_L^2 K_e) \cdot J_{int}]$$

(22)

如果系统的磁各向异性能固定 ,条纹磁畴宽度会随 着层间耦合能的增加而指数下降.图 5(b)给出了实 验中不同 Fe 层厚度下的条纹磁畴宽度随着 Cu 层 厚度的变化关系.可以看到在零层间耦合[J_{in} (d_{Cu}^0) =0]附近 条纹磁畴宽度随着 δd_{cu}(δd_{cu}表示 Cu 层 厚度距 d⁰_{cu}的差值)呈指数下降.在一级近似下,层 间耦合能 J_{int}正比于 δd_{Cu}^[9,10], 因此 图 5(b)的实验 结果证明了(2)式的理论结果:即条纹磁畴宽度随 着层间耦合能的增加而指数下降.实际上,从(1)式 还可以看出,磁畴宽度L实际上是K。- $\left(\frac{4}{\pi}+\frac{1}{2}\right)J_{\text{int}}$ 的函数. 我们将图 5(b)中的数据重新 以 $K_{e} - \left(\frac{4}{\pi} + \frac{1}{2}\right) J_{int}$ 为横坐标作图[图5(c)]结果 34卷(2005年)2期

显示,所有的数据点汇集成了一条单一曲线,并且可 以很好地用(1)式进行拟合.我们也注意到,当K。 $-\left(\frac{4}{\pi}+\frac{1}{2}\right)J_{\text{int}}$ 趋于零时,实验值并不符合(1)式. 这是因为(1)式成立的前提条件(sin(θ)<1, $\frac{w}{t}$ < 1)不再满足,磁畴宽度L已经不能用一个简单的公 式来描述 需要复杂的数值计算.



图 5 (a)理论模型中条纹磁畴截面中的磁矩排列示意图,其中 箭头代表了磁矩的方向 (b)在 Co/Cu/Fe/Ni/Cu(100)体系中, 不同 Fe 层厚度下条纹磁畴宽度随 Cu 层厚度的变化关系 (c)条 纹磁畴宽度随 $K_e = \left(\frac{4}{\pi} + \frac{1}{2}\right) J_{int}$ 的变化关系,其中实线是 (1)式的拟合结果^[12]

综上所述 我们对 Fe/Ni 铁磁双层膜和 Co/Cu/ Fe/Ni 多层膜中的条纹磁畴进行了研究,并重点研 究了条纹磁畴随着层间耦合的变化. 实验发现 ,在 Fe/Ni 体系中 随条纹磁畴宽度 Fe 层厚度趋近于自 旋转向相变点而呈指数下降.在 Co/Cu/Fe/Ni 体系 中 Fe/Ni 层中的条纹磁畴沿着 Co 层磁矩的方向排 列 其磁畴宽度随 Co 和 Fe/Ni 间的层间耦合的增加 而呈指数下降.我们建立了一个理论模型,并推导出 条纹磁畴随着磁各向异性和层间耦合变化的统一公 式. 理论计算很好地解释了实验结果.

考 文 献

- [1] Mermin N D , Wagner H. Phys. Rev. Lett. , 1966 , 17 :1133
- [2] Bander Myron, Mills D L. Phys. Rev. B, 1988, 38:12015
- [3] Thomassen J, May F, Feldmann B et al. Phys. Rev. Lett., 1992,69:3831
- [4] Qiu Z Q, Pearson J, Bader S D. Phys. Rev. Lett., 1993, 70:1006
- [5] Yafet Y , Gyorgy E M. Phys. Rev. B , 1988 38 :9145

研究快讯

- [6] Kashuba A B , Pokrovsky V L. Phys. Rev. Lett. , 1993 ,70: 3155
- [7] Allenspach R, Bischof A. Phys. Rev. Lett., 1992, 69:3385
- [8] Vaterlaus A, Stamm C, Maier U et al. Phys. Rev. Lett., 2000, 84 :2247
- [9] Kuch K , Gao X Y , Kirschner J. Phys. Rev. B , 2002 , 65 : 064402
- [10] Choi H J , Ling W L , Scholl A et al. Phys. Rev. B , 2002 , 66 :014409
- [11] Jensen P J , Bennemann K H , Poulopoulos P et al. Phys. Rev.
 B , 1999 60 : 14994

· 物理新闻和动态 ·

- [12] Wu Y Z, Won C, Scholl A et al. Phys. Rev. Lett., 2004, 93 117205
- [13] Anders S et al. Rev. Sci. Instrum. , 1999, 70: 3973
- [14] Chen C T , Idzerda Y U , Lin H J et al. Phys. Rev. Lett. , 1995 , 75 :152
- [15] Thomassen J, May F, Feldmann B et al. Phys. Rev. Lett., 1992, 69:3831
- [16] Pajda M, Kudrnovsky J, Turek T et al. Phys. Rev. Lett., 2000, 85:5424
- [17] Talagala P , Fodor P S , Haddad D et al. Phys. Rev. B ,2002 , 66 :144426

.

软金属的晶须

在软金属表面常会生长出一些微小的突出点,我们称它为软金属的晶须.这类金属晶须是形成电路短路的主要原因,特别是 在心脏起搏器、军用战斗机的继电器和人造卫星的部分电路上的短路会造成很大的事故.采用一些什么办法去解决这些不需要 的软金属晶须呢?这个问题曾困扰科学界达 50 年之久.最近,美国 Drexel 大学的 E. Hoffman 教授对这个问题提出了新的解决方 案.他认为,首先要了解软金属的晶须是如何产生的,经研究,他们发现,软金属上的晶须实际上是由于氧与这些软金属相互作用 的结果,特别是与锡和铟的作用更是显著.相互作用使金属的体积增加,从而造成晶须从金属表面突出.为了在使用软金属时,不 致于形成故障,就必须将这种形式的晶须清除掉.由于它们的存在常常可以使原本期望是绝缘的电路间构起了一条通路.Drexel 大学的科学家们认为,在软金属的表面覆盖上一层阻氧势垒可以阻断软金属晶须的生长.

(云中客 摘自 Physical Review Letters ,12 November 2004)

